



15
763
1



763
14

癸辛雜識序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
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盧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
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
放言善譌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思
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者固不少然
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
遐想舊朋不來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
劇談哉因竊自歎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

癸辛雜識

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僞欺世者總
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徂於
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
云弁陽老人周密戲書於道邇齋

癸辛雜識前集

宋弁陽老人周密

東坡云養生之方以胎息爲本此固不刊之語更無
可議但以氣若不閉任其出入則渺綿滉漭無卓
然近効待其兀然自任恐終無此期若閉而留之
不過三五十息奔突而出雖有微暖養下丹田此
一於迂決非延世之術近日沉思似有所得蓋因
看孫真人養生門中調氣第五篇反覆尋究恐是
如此其畧曰和神之道當得密室閉戶安床暖席

枕高一寸半正身偃仆瞑目閉氣於胸膈間以鴻
毛着鼻上而不動經三百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
心無所思則寒暑不能侵蜂蠆不能毒壽三百六
十歲此隣於真也此一版要訣且靜心細意字字
研究看既云閉氣於胸膈中令鼻端鴻毛不動初
學之人安能持三百息之久哉恐是元不閉鼻中
氣只以意堅守此氣於胸膈中令出入息似動不
動氤氳縹緲如香爐蓋上烟湯瓶嘴上氣自在出
入無呼吸之重煩則鴻毛可以不動若心不起念

雖過三百息可也仍須一切依此本訣肆而爲之
仍須真以鴻毛粘着鼻端以意守氣於胸中遇欲
吸時不免微吸及其呼時不免微呼但任其氤氳
縹緲微微自出出盡氣平則又吸入如此出入元不
斷而鴻毛自不動動亦極微覺其極微動則又加
意則勒之以不動爲度雖云則勒然終不閉至數
百息出者多則內守充盛血脉流通下相灌輸而
生理備矣余悟此玄意甚以爲竒又記張安道養
生訣云此法比之服藥其力百倍非言語所能形

容其訣大畧具于左以子時後

三更三四點至五更以來

披衣

坐

床上擁被坐亦可

面東或南盤足坐叩齒三十六通握

固

兩母指插第三指手文武以四指都握母指兩手在腰腹間可

閉息

閉息最是道家要妙

先須閉目靜慮除滅妄想使心源湛然諸念不起白覺出入調均微細即閉口并鼻不令出氣方是

工夫

內視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

當先求五臟圖

或烟蘿子之類常掛壁上使目常熟識五臟六腑之形狀也

次想心

為炎光明洞

徹入下丹田

丹田在臍下三寸是

時腹滿氣極則徐徐出氣

不得令耳聞聲

候出息均調即以舌攪唇齒內外漱煉津

液

若有鼻涕亦須漱煉不可嫌其鹹

未得嚥下復

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漱津皆依前法如

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下丹田中

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中

又依前法為之凡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

右手熱摩兩脚心

此湧泉穴上微頂門氣訣之妙

及臍下腰脊間

皆令熱徹

徐徐摩之微汗出不妨不可喘

次以兩手摩熨眼面耳

頂皆令極熱仍按捏鼻左右五七次梳頭百餘梳

散髮而卧熟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惟在常人不廢即有深功且試

行二十日精神便自不同覺臍下實熱脚力輕快面目有光久之不已去仙不遠但當存閉息使漸能持久以脉候之五至爲一息某近來閉漸久每一閉一百二十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突而出則反爲害也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轉晝日無事亦得閉目內觀漱煉津液嚥之摩熨耳面以助真氣但清靜專一卽易見功矣神僊至術不可學者三一忿躁二陰險三貪慾

道家胎息之法以玄牝爲鼻鼻者氣之所由出入以爲息也佛藏中有安般守意經云其法始於調身簡息以謂凡出入鼻中而有聲者風也雖無聲而結滯不通者喘也雖無聲亦不結滯而猶粗悍而不細者氣也去是三者乃謂之息然後自鼻端至臍下一二數之至於十周而復始則有所繫而趨於定則又數以心隨息聽其出入如是反覆調和一定而不可亂則生滅道斷一切三昧無不見前道士陳彥真常教人令常寄其心納之臍中想心

火烈烈下注丹田如是坐卧起居不廢行之既久
覺臍腹間如火則舊疾盡去矣

咸淳甲戌秋余爲豐儲倉時陳聖觀過余言邊報日
急余以鄉曲通家故因間扣之聖觀蹙然引入小
室曰時事將不可爲矣某春首常夢至一大宮殿
若常日朝參處殿上皆重簾寂無人聲既而稍近
簾窺之見御榻上一異物踞之或龍或虎之類陳不詳言其傍
則有小兒服斬衰之衣余遂驚悟今嗣君尚幼方
若先帝之喪小兒衰服之驗其不祥莫甚焉天下

事去矣余意其夢事不足信然是歲之冬果有透
渡之事透渡卽宋之北狩也

春州瘴毒可畏凡竄逐黥配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崖
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崖雖在海外水土無他惡春
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
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元豐六年王安
石居相位遂改春州爲陽春縣隸南恩州旣改爲
縣自此獲罪者遂不至其地此仁人之用心也

吳興山水清遠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其後秀安僖

王府第在焉尤爲盛觀城中二溪橫貫此天下之所無故好事者多園池之勝倪文節經鉏堂雜誌嘗紀當時園圃之盛余生晚不及盡見而所見者亦有出於文節之後今撫城之內外常所經遊者列於後亦可想像作夢也

南沈尚書園 沈德和尚書園依南城近百餘畝果樹甚多林檎尤盛內有聚芝堂藏書臺前鑿大池幾十畝中有小山謂之蓬萊池南豎太湖三大石各高數丈秀潤奇峭有名於時其後賈師憲欲得

之募力夫數百人以大木構大架懸巨絙縋城而出載以連舫涉溪絕江致之越第凡僨數夫其後賈敗官斥賣其家諸物獨此石卧泥沙中適王子才好之請買于官募工移植其費不貲未幾有指爲盜賣者省府追逮半歲所費十倍於石遂復昇還之可謂石妖矣

北城尚書園 沈賓王尚書園正依城北奉勝門外號北村葉水心作記園中鑿五池三面皆水極有野意後又名之曰自足有靈壽書院怡老堂溪

山亭對湖臺盡見太湖諸山水心嘗評天下山水之美而吳興特為第一誠非過許也

章叅政嘉林園外祖文莊公居城南後有地數十畝元有潛溪閣昔沈晦崑清臣故園也有嘉林堂懷蘇書院相傳坡翁作守多游于此城之外別業可二頃葉林果樹甚盛濠濮橫截車馬至者數返復有城南書院然其地本郡志之南園後廢出售于氏與李寶謨者各得其半李氏者後歸牟存齋

牟端明園 本郡志南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

存齋園中有碩果軒

大梨一株

元祐學堂芳菲二亭茶

蘼雙杏亭浮舫齋岷峨一畝宮宅前枕大溪曰南

漪小隱

趙府北園

舊為安僖故物後歸趙德勤觀文其子

春谷文曜葺而屋之有東涌書院桃花流水薰風池

閣東風第一梅等亭正依臨湖門之內後依城城

上一眺盡見其區之勝

丁氏園

丁總領園在奉勝門內後依城前臨溪蓋

萬元亨之南園楊氏之水雲鄉合一園而為一後

有假山及砌臺春時縱郡人遊樂郡守每歲勸農
還必於此艤舟宴焉

蓮花庄 在月河之西四面皆水荷花盛開時錦雲
百頃亦城中之所無也昔爲莫氏產今爲趙氏
趙氏菊坡園 新安郡王之園也昔爲趙氏蓮庄分
其半爲之前面大溪爲脩堤畫橋芙蓉柳夾岸數百
株照影水中如鋪錦繡其中亭宇甚多中島植菊
至百種爲菊坡中甫貳卿自命也相望一水則其
宅在焉舊爲魯氏極目亭最得觀覽之勝人稱曰

八面曾家今名天開圖畫

程氏園 程文簡尚書園在城東宅之後依東城水
濠有至游堂鷗鷺堂芙蓉涇

丁氏西園 丁葆光之故居在清源門之內前臨茗
水築山鑿池號寒崑一時名士洪慶善王元渤俞
居易芮國器劉行簡曾天隱諸名士皆有詩臨沼
有茅亭或稱爲丁家菴

倪氏園 倪文節尚書所居月河節其處爲園池盖
四至傍水易於成趣也

趙氏南園 趙府三園在南城下與其第相連處勢
寬閒氣象宏大後有射圃崇樓之類甚壯

葉氏園 石林右丞相族孫溥號克齋者所創在城
之東多竹石之勝

李氏南園 李鳳山叅政本蜀人後居雲因創此爲
游遨之地中有傑閣曰懷岷穆陵御書也

王氏園 王子壽使君家於所居之中規雖小然曲
折可喜有南山堂臨流有一角亭茗雪一水之所
匯茗清雪濁水行其間畧不相混物理有不可曉

者

趙氏園 端肅和王之家後臨顏魯公也依城曲折
亂植拒霜號芙蓉城有善慶堂最勝

趙氏清華園 新安郡王之家後依北城有林田二
頃有清華堂前有大池靜深可愛

俞氏園 俞子清侍郎臨湖門所居爲之俞氏自退
翁四世皆未及年告老各享高壽晚年有園池之
樂蓋吾鄉衣冠之盛事也假山之奇甲於天下詳
見後已上皆城中園

趙氏瑤昇 蘭坡郡丞之別業去城既近景物頗幽
後有石洞常萃其家法書刊石為瑤昇帖

趙氏蘭澤園 亦近世所葺頗宏大其間規為墓地
作大寺牡丹特盛未幾寺為有力撤去

趙氏綉谷園 舊為秀邸今屬趙忠惠家一堂據山
椒曰雪川圖畫盡見一城之景亦奇觀也

趙氏小隱園 在北山法華寺後有流杯亭引澗泉
為之有古意梅竹殊勝

趙氏蜃洞 亦趙忠惠所有一洞窅然而深不可測
聞昔有蜃居焉

趙氏蘇灣園 菊坡所辦去南關三里而近碧浪湖
浮玉山在其前景物殊勝山椒有雄跨亭盡見太

湖諸山
畢氏園 畢最遇承宣所葺正依迎禧門城三面皆
溪其南則丘山在焉亦歸之趙忠惠家

倪氏玉湖園 倪文節別墅在峴山之傍取浮玉山
碧浪湖合而為名中有藏書樓極有野趣

章氏水竹塢 章農鄉北山別業也有水竹之勝

韓氏園 距南關無二里昔屬平原從後歸余家名之曰南郭隱城南讀書堂萬松關太湖三峯各高數十尺當韓氏全盛時役五百壯夫移致於此

葉氏石林 左丞葉少蘊之故居在卞山之陽萬石

環之故名且以自號正堂曰兼山傍曰石林精舍

有承詔求志從好等堂及靜樂菴愛日軒躋雲軒

碧琳池又有崑居真意知止等亭其隣有朱氏怡

雲庵涵空橋玉澗故公復以玉澗名書大抵北山一徑

產楊梅盛夏之際十餘里間朱實離離不減閩中

荔枝也此園在雪竅古今皆沒於蔓草影響不復存矣

黃龍洞 與卞山佑聖宮相隣一穴幽深真蜿蜒之

所宅居人於雲氣中每見頭角但歲旱禱之輒應

真宗朝金字牌在焉在唐謂之金井洞亦福地名

山之一也

玲瓏山 在卞山之陰嵌空奇峻畧如錢塘之南屏

及靈隱薌林皆奇石也有洞曰歸雲有張謙中篆

書於石梁闊三尺許橫繞兩石間名定心石傍有

唐杜牧題名云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及紹興癸卯葛魯卿林彥政劉無言莫彥平葉少蘊題名章文莊公有詩云短鍾長鑿出萬峯鑿開混沌作玲瓏市朝可是無巖嶮更向山林巧用工 賽玲瓏去玲瓏山近在三里許近歲沈氏抉剔爲之大率此山十里中間皆奇石也今亦皆蕪沒於空山矣

劉氏園 在北山德本村富民劉思忠所葺後亦歸之趙忠惠

錢氏園 在毗山去城五里因山爲之崑洞秀竒亦可喜下瞰太湖手可攬也錢氏所居在焉有堂曰石居

程氏園 文簡公別業也去城數里曰河口藏書數萬卷作樓貯之

孟氏園 在河口孟無庵第二子旣爲趙忠惠婿居雪遂創業於此有極高明樓亭宇凡十餘所

前世壘石爲山未見大顯著者至宣和艮岳始興大役連輶輦致不遺餘力其大峯特秀者不特侯封

或賜金帶且各圖爲譜然工人特出於吳興謂之
山匠或亦朱勔之遺風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
石而下山所出類亦奇秀故四方之爲山者皆於
此中取之浙右假山最大者莫如衛清叔吳中之
園一山連亘二十畝位置四十餘亭其大可知矣
然余平生所見秀拔有趣者皆莫如俞子清侍郎
家爲奇絕蓋子清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畫故能出
心匠之巧峯之大小凡百餘高者至二三丈皆不
事鉅釘而犀株玉樹森列旁午儼如群玉之圃奇
奇怪怪不可名狀大率如昌黎南山詩中特未知
視牛奇章爲何如耳乃於衆峯之間縈以曲澗蹇
以五色小石傍引清流激石高下使之有聲淙淙
然下注大石潭上蔭巨竹壽藤蒼寒茂密不見天
日旁植名藥奇草荔薜女蘿絲紅葉碧潭傍橫石
作杠下爲石渠潭水溢自此出然潭中多文龜斑
魚夜月下炤光景零亂如窮山絕谷間也今皆爲
有力者負去荒田野草淒然動陵谷之感焉
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

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其
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圓混日曬極堅實始
用大木爲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
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
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中皆築以雄黃
及盧甘石雄黃則碎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
潏鬱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拆賣有回回者知之
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趙南仲丞相漂陽私第常作圈豢四虎於火藥庫之
側一日焙藥火作衆砲倏發聲如雷霆地動屋傾
四虎悉斃時盛傳以爲駭異至元庚辰歲維揚砲
庫之變爲尤酷蓋初焉製造皆南人囊橐爲奸遂
盡易北人而不諳藥性碾礪之際光燄倏起既而
延燎火槍奮迅如驚蛇方玩以爲笑未幾透入砲
房諸砲併發大聲如山崩海嘯傾城駭恐以爲急
兵至矣倉皇莫知所爲遠至百里外屋瓦皆震號
火四舉諸軍皆戒嚴紛擾凡一晝夜事定按視則
守兵百人皆糜碎無餘楹棟悉寸裂或爲砲風扇

至十餘里外平地皆成坑谷至深丈餘四比居民
二百餘家悉罹奇禍此亦非常之變也

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
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
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
牽牛爲黃姑然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
之陽粲粲黃姑女耿耿遙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
爲黃姑何耶然以星曆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
七十一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又

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
黃姑卽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爲牽牛又焦林大斗
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
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下謂之織女晉天文志
云河鼓三星卽天鼓也牽牛六星天之關梁又謂
之星紀有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
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
之說則洪景廬辨析最爲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
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

有可恠者楊纘繼翁大卿

楊最知音律善琴

倅湖日七夕

夜其侍姬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前有鶴千百從之皆有僊人坐其背如畫圖所繪者彩霞絢粲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姬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郁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菌蕈類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夷堅志所載簡坊大蕈及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

血隕命六人丘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異蕈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王以其異遂進之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適貯蕈之器有餘瀝一犬過而舐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嘉定乙亥歲楊和王墳上感慈庵僧德明遊山得奇菌歸作糜供眾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

牒其年有乂安保安治象等號僧銜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光勝寺僧也咸淳壬申臨安鮑生姜巷民家因出郊得佳葷作羹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撞突有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衆排闥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殞越嘔血倚壁抱柱而死矣案間尚餘杯羹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免於毒嗚呼殆哉可戒可戒

劉胡面黝黑似胡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楊大眼威聲甚振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將軍麻杓有威名兒啼輒呼麻杓來即止檀道濟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以襪鬼江南人畏桓康以其名怖小兒且圖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貼床壁無不立愈

嘉熙庚子歲先子爲閩浦幹官時方公大琮爲計使特加禮敬一臺之事采委之先是郡中有富沙大尉祠頗爲鄉民所信土是投牒乞保奏丐封額時

方久旱先子遂書牒一本路正茲閔雨神能三日
內為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周運
幹所擬白之於神吏歌錄其語往祠所焚之次日
大雨連雨晝夜境內足遂從其請竟獲封侯而
里人以周公能通神功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
鬻於市焉乙卯歲先子守鄆江以貢士院敝甚遂
一新之院內舊有土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
併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一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
不堪用監脩判官周頌及吏鬼賴良者曰土神廟

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

先人謾答云神若能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

白太守語次日日落中吏欣然走告曰井水已可食

矣試命汲之清冷生泉也於是併為葺其祠焉此

二事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也吏鬼凡二出不審其

是魁字抑未審魁也大首之意謂之諸吏之首邪

大抵又恐是不大是矣是矣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極進趨甚偉昇陵素喜之且聞
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

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
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
賜酒至六七皆飲醕繼以金柈捧籠炊百枚遂食
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
笑其後均役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
以本州兵馬監押某八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
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猪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
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
君尚能飲否對曰領鉤者於是再飲數杓後問之
其對如初凡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
間砉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
本善意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
下老兵往問而與客已持謁白曰其監押見畱客
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
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
以葷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葷條爲之
迸絕故有聲耳

淳熙間趙溫叔丞相常力薦郭明復劉光祖楊輔之

謂皆省殿試前列且云大好士人壽皇宣諭云朝廷用人以才安論科第科第不過入仕一途耳溫叔唯唯而退越日御製科舉論其畧謂近世取士莫若科場及至用人豈當拘此詩賦經義學者皆得爲之又何足分輕重乎夫科場之弊於文格高下但以分數取之真幸與不幸耳至於廷試未嘗有黜落者盡以官賞命之才與不才者混矣是科場取士之弊在乎人君擇相之不審至於懷姦私壞綱紀亂法度及敗而逐之不治之事已不勝言

矣宰相不能擇人每差一官則曰此人中高第真佳士也終不考其才行如何孔聖之門猶分四科人才兼全者自古爲難今則不然以高中虛名之士謂處之無不宜者何嘗問才之長短乎夫監司郡守係民之休戚今以資格付之丞相雖擇其一二又未能皆得其人及至陛對既無過人之善粗無凡猥之容則又未能極精其選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覆軍者皆未嘗誅戮之雖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啓誓六卿曰不用命戮

于社義和廢厥戢猶征之曰以干先王之誅况掌
邦邑軍師之大事乎要在人君必審擇相相為官
擇人不失其所長懋賞立乎前嚴誅設于後人才
不出吾不信也朕延一二柄臣皆能精白一心盡
忠無隱宜勉乎此更勤夙夜以懋庶績豈不休哉
初宣示温叔色變上曰不謂卿等趙奏曰迅雷風
烈雖不為孔子而孔子色變者畏天怒也異日上
復宣諭曰朕所著科舉論或以為是或以為過者史
浩也以為是者闢蒼舒也浩極長者故不欲朕用

淺竊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
剛毅狷介之守尤為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
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倦
倦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
賜收召晉登冊府士類咸以為當今南踰年遽爾
丐外朝廷以職名漕節處之不為不優然而公論
以為如萬里者不宜遂使去國錄黃之下臣始欲
繳論又念朝廷此命本是優賢雖以書行而於臣
愚見猶欲陛下改命留之蓋萬里再入脩門未為

甚久倘朝廷以貪賢爲意喻之少留萬里感荷君
恩豈得復以私計爲辭云云蓋二公相知極深也後
二十年楊公已亡倪公得其當時手簡不忍棄之
遂自錄所上之劄及往來之書裝潢成卷親敘其
事於後攻媿樓公嘗跋之云東坡賦屈原廟云雖
不適中要以爲賢兮誠齋有焉昌黎留孔戔事雖
不行陳義甚高誠齋有焉尤爲確論亦可槩想前
輩去就之道交情之誼也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 盜巨

子宜邇言亦云場屋之文朝廷假以取士與學優
則仕異矣士大夫以此高下人物更相矜傲更相
景慕亦可悲矣善乎文節公之言曰不爲俗學所
累者可與言道理焉

紹興庚戌十月倪文節公思爲中書舍人楊文節萬
里自大蓬除直龍圖閣將漕江東朝論惜其去公
畱錄黃欲繳奏或以語楊楊亟作簡止之倪公答
云賢者去國公論以爲不然既辱寵喻不敢復繳

却當別作商量也楊公卽以所答簡餘紙復止之
云死無良醫幸公哀我得併作商量之說免之尤
荷公孫黑辭職既而又使子爲卿子產惡之至懇
至叩不勝激切至以恩府呼之其欲去之意可見
也然倪公竟入劄留之云臣聞孔子曰吾未見剛
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
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
爲賢於柔懦委靡患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
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

擘也

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居

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鄴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
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憇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
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
他遂擇其徒徂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圍遇
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
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
徒尔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
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

夕來酒醉伏枕亟造卧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謾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効區區之力湯囁嚅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構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哂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羈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戀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尔李商嘗作詩記之曰碧桐翠竹名家兒今作栩栩

栩栩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
鏗諫議知鳳翔旣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
宇蔽映無下足處官府弔莫接武不相辨揮之
不開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逾月方散揚大芳娶
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
中徘徊飛集窓戶終日乃去始信明之之事不誣
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在
斷腸吹散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今詩人多以阿環稱之按李
義山云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開如何
漢殿穿針夜又向窓中覩玉環荆公詩云瑤池森
漫阿環家又云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則是以
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庭遣侍女與上
元夫人荅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
亦名阿環耶

隆州跨鰲李先生老儒也嘗著書名之曰虬書張行
成跋云方言曰虬倦也丁度謂字或作虬故司馬

相如云窮極倦虺釋云倦虺疲憊也蓋樂其倦游
不希時用也樓攻媿云嘗考之集韻二十陌有虺
字與劇同音方言倦也然則此書之名音從劇義
則倦耳然說文解字無虺集韻虺胡官反襪虺亭
名在上谷襪漢官切說文解字虺極虐切相畸虺
也二字若不類而俗書足以相亂虺從山谷之谷
彈丸之丸則欽宗兼名第三十六號止是亭名別
無義可取虺從谷亦極虐切口上阿也從口上象
其理卻裕皆從谷俗書與山谷之谷無別虺居逆
切持也象手也集韻云隸變爲丸執孰等丸恐筑
之凡皆從虺俗書與丸無別相如上林賦曰微虺
受詘曰窮極倦虺俱音劇倦疲憊而說文虺字徐
楷通釋亦引上林賦微虺受屈謂以力相畸角微
要極而受屈也虺渴極切虺極虐切聲亦相近疑
卽說字跨鰲之書不應取畸谷之義正用方言上
林賦倦虺之意耳區區雖若辭費詳考及此因併
及之又余橦之著書以擬太玄潛虛名曰極書以
八起數極字之義亦未易曉攻媿嘗爲攷云說文

解字部亟敏疾也從人從口從又從二二天地也
去吏及徐楷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
執之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
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極葛
極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葛極極蓋以此字備三
才故用之亦務奇字故又加廿第未知蓋字止用集韻
為據惟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也當考去
吏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為正余異二公名書之僻嘉
前輩考訂之精故併書之以俟問奇字者

乘槎之事自唐諸詩人以來皆為張騫雖老杜用事
不苟亦不免有乘槎消息近無處問張騫之句按
騫本傳止曰漢使窮河源而已張華博物志云舊
說天河與海通有人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
處有織婦及丈夫飲牛於渚因問此是何處荅曰
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還問君平曰某年月
日有客星犯牽牛宿然亦未嘗指為張騫也及梁
宗慆作荆楚歲時記乃言武帝使張騫使大夏尋
河源乘查見所謂織女牽牛不知慆何所據而云

又王子年拾遺記云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月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然則自堯時已有此查矣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錄云開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峩峩若萬頃琉璃田翠色冷光相射炫目素娥十餘舞於廣庭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爲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則以爲葉法善而有過潞州城奏玉笛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端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

癸辛雜識
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
有闕氏者顧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
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
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
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
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
此類也耶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聖賢拳拳然以欲爲害道可不慎乎劉元城南
遷日嘗求教於涑水翁曰聞南地多瘴設有疾以
貽親憂奈何翁以絕欲少疾之語告之元城時盛
年乃毅然持戒惟謹趙清獻張乖崖至撫劔自誓
甚至以父母影象設之帳中者蓋其初未始不出
於勉強久乃相忘於自然甚矣欲之難遣也如此
坡翁云服氣養生難在去欲蘇子卿嚙雪啖糞蹈
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然不免與
胡婦生子窮海之上且如此况洞房紈綺之下乎
乃知此事未易消除香山翁佛地位人晚年病風

放妓猶賦不能忘情吟王處仲亮悖小人知體敝
於色乃能一旦感悟開閣放妓蓋天下事勇決爲
之乃可進道余少年多病間有一二執巾櫛供紉
浣者或歸咎於此兵火破家一切散去近止一小
獲亦復不留然猶未免時有霜露之疾好事不察
者復以前說戲之殊不知散花之室已空久矣雖
然戲之者所以愛之也余行年五十已覺四十九
年之非其視秀惠溫柔不翅伐命之斧鴆毒之杯
一念勇猛頓絕斯事以微數年清淨之福閉閣焚

香澄懷觀道自此精進不已亦庶乎其幾於道矣
然則疾疚者安知非吾之藥石乎

韓昌黎詩兩廂鋪攪輸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
云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
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七發亦曰芍藥
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
歸鴈鳴鷄香稻鮮魚以爲芍藥服虔文選文儼等解
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
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

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制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
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
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荅曰芍藥一名何離
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
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
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略略廣韻中亦有二
音

三建湯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比
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建上頭日之虛風者主之

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憊者
主之此說亦似有理後因觀謝靈運山居賦曰三
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爲薊子二
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
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楊凝式居洛日將出遊僕請所之楊曰宜東遊廣愛
寺僕曰不若西遊石壁寺凝式舉鞭曰姑遊廣愛
寺僕又以石壁爲請凝式乃曰姑遊石壁聞者爲
之撫掌吳山僧淨端道解深妙所謂端獅子者章

申公極愛之乞食四方登舟旋問何風風所向卽
從之所至人皆樂施蓋楊出無心端出委順跡不
同而意則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瀟錄鐵圍山載仁宗晚年不
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官嬪妃主遊後苑乘小輦
東向欲登城堞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卽時
回輦翌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
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朝嘗創一堂退繹萬機
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端意謂迎事端

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卽大位又晁無咎雜說
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
曰迎旭又以爲未安復改之曰迎恩皆符英宗御
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
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皂帽又云著絮帽布衣而
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
常著帛帽豈以帛爲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
多著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蓋

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謝萬著
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
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
帟白帽之類通爲慶弔之服古樂府白紵歌云質
如輕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
氎巾常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白樂天詩云青筇
竹杖白紗巾然則古之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
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
精粗爲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言苧葛雖布

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猶以爲贈則亦何忌
之有漢高帝爲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
不備禮後世人多忌諱喪服往往求殺今之薄俗
蓋有以縞素爲總功者矣宜乎巾帽之不以白也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于上使
一僕遍長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
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澆刺
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已刺
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徃遍授之悉吳刺也異日合

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
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恐吳効之
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
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
以成風旣勞作僞且踈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
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
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
掌足見禮之薄矣

簡槩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
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八餘者簡板幾廢自丞
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薦必先
呈副封以越薄紙書用簡板繳達今則緘還否則
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
之以應課習以爲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中
因對首言之有云彙會稽之竹囊括蒼之簡正謂
此也又其後括蒼爲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
餘疊者凡所言要切則用之貴其卷還以泯其迹
然旣入貴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還或別以他槩蒼

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則皆用蠟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爲之而近臣密奏亦或用之謂之御槩蓋自古所無也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寮趙叅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氏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虞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

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污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义牟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姤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姪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

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
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
也
或云韓信爲呂后所殺韓通爲杜后所殺韓侂胄爲
楊后所殺韓震爲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於
婦人之手亦異矣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
叔爲諫議大夫昇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
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
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
於大合中厚賂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
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
試啟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
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
而益怒自起粹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
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瞰其
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
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

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
有二厨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
書荅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
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
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
古常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
得見之則曰家所秘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
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呈李於
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

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
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
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償輒先
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
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
狡猾每若此

今之官吏亦有過此者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爲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鬚而
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
賀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懷貞白

霜外空聞五粒風
李義山詩松暄翠粒
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
皆以粒言松也
酉陽雜俎云五粒者當言鬣自有一種名五鬣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鬣也

唐世士大夫重浮屠
見之碑銘多自稱弟子
此已可笑
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此尤可笑者
然樊川集亦有燉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苑除臨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爲異也

今成都麵店下呼蘿蔔爲葵子
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菴也
郭璞以菴爲菴俗呼雹葵先北反或作蔔
釋曰紫花松也一名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麵毒
談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
次年種蘿菴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
昔有婆羅門僧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
及見蘿菴曰賴有此耳
洞微志載齊州人有病狂歌曰五靈葉蓋晚玲瓏天

友辛雜記
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丸蘆菹火吾宮
後遇道士作法治之云犯天麥毒按醫經蘆菹治麩
毒卽以藥并蘆菹食之遂愈以其能解麩毒故耳
韓熙載相江南後主卽位頗疑北人有鴆死者熙載
懼禍因肆情坦率不遵禮法破其家財售妓樂數
百人荒淫爲樂無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給遂
弊衣破履作瞽者持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
隨房乞丐以足日膳後人因畫夜宴圖以譏之然
其情亦可哀矣唐裴休晚年亦披毳衲於歌姬院

捧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乃知
熙載之前已有此例雖裴公逃禪熙載避禍余謂
熙載是世法裴公是心法心跡不同也

袁彥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以登朝尹京
旣以才猷自結上知遂繇文昌躋省府寢寢乎柄
用矣適誕辰客有獻詩爲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
且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資猶淺二紀中書老
欲強刑鼎豈堪金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
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薛蓋以金科

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
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出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
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縷銀合貯之趙南仲丞
相帥潭日嘗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尚方穆陵大
喜蓋內院之工所不能爲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
公游嵩山各携茶以往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
小黑合温公見之曰景一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
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一公見此當驚倒矣

真文忠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之後其來若元祐之
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具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
用必有建明轉移之間亦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
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吾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
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第一義繼而復
以大學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所言爲不切於
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
麵市井小兒鬻餅舖之士有投公書云先生紹道
統輔翌聖經爲天授直心爲生民立命愚民無知

乃欲以瑣瑣俗吏之事望公雖然負天下之名者
必負天下之責楮幣極壞之際豈一儒者所可挽
回哉責望者不亦過乎公居文昌幾一歲洎除政
府不及拜而薨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晚作
梅自成一家嘗作梅譜一吐頗能盡其源委云

逃禪祖花光得其韻度之清麗間庵紹逃禪得
其蕭散之布置回觀玉面而鼠鬚已見工夫較
精緻雙枝倒作鹿角曲生意由來端若爾所傳

正統諒未絕捨此的傳皆偽耳僧定花工枝則
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
繩不輕墜可憐聞名不識面云有江西畢公濟
季衡麓醜惡拙祖獎到雪蓬濫觴矣所恨二王
無巨法多少東隣儼西子是中有趣豈不傳要
以眼力求其旨踢鬚正七萼則三點眼名椒梢
鼠尾枝分三疊墨濃淡花有正背多般蕊夫君
固已悟筌蹄重說偈言吾亦贅誰家屏障得君
畫更以吾詩跋其底

濃寫花枝淡寫梢鱗皴老幹墨微焦筆頭三踢
攢成瓣珠暈一圓工點椒粧綴蜂須擬笑厯穩
拖鼠尾施長梢盡吹花側風初急猶帶枝頭雪
未消松竹襯時明掩映水波浮處見飄飄黃昏
時候朦朧月清淺溪山長短橋閣裏相挨如有
意靜中背立見無聊筆端的皦明非畫軸上縱
橫不是描頓覺坐來春盎盎因思行過雨瀟瀟
從頭總是湯楊法拚下功夫豈一朝

先君子善書體兼虞柳余所書似學柳不成學歐又
不成不自知其拙往往歸過筆墨諺所謂不善操
舟而惡河之曲也雖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汎觀前輩善書者亦莫不於此留意焉王右軍少
年多用紫紙中年用麻紙又用張永義製紙取其
流麗便於行筆蔡中郎非流統豐素不妄下筆韋
誕云用張芝筆左伯紙任及墨兼此三具又得巨
手然後可以建經丈之字方寸千言韋昶善書而
妙於筆故子敬稱爲奇絕漢世郡國貢兔惟趙爲
勝歐陽通用狸毛筆皇象云直措毫筆委曲宛轉

不叛散嘗滑密沾汗墨須多膠紺繫者如此逸豫
余日手調適而歡娛正可小展試世惟米家父子
及薛紹彭留意筆札元章謂筆不可意者如朽竹
篙舟曲筋嚼物此最善喻然則古人未嘗不留意
於此獨率更令臨書不擇筆要是古今能事耳
今人呼平章爲辨章見尚書大傳第一曰辨章百姓
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爲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
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今人呼小麥麪爲來牟或曰牟粉皆非也廣雅云麪爲
大麥來爲小麥然則來牟自是兩物說文云大麥
牟也牟一作麪又作麥周之所以受瑞麥來牟卽今
之大麥按小麥生於桃後二百四十日秀之後六十
日成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之氣兼有寒溫
熱冷故小麥性微寒以爲麪則溫麪則熱麩則冷
世稱父之友爲執則父之賓客宜何稱按史記張耳
傳外黃女亡其夫去抵父客漢吳王濞傳周亞夫
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
此耳父客二字甚新

余為國局嘗祠禘充奉禮郎兼太祝同行事官有老
謬者乃加中單於祭服之上而以蔽膝係於肩背
間一時見者掩鼻忍笑不禁幾致失禮竟為監察
御史所劾王明清玉照志載元符間有大學博士
論奏云自來冠冕前仰後俯此必是本官行禮之
時倒戴差誤哲宗顧宰臣笑曰如此等豈可作學
官可與閑慢差遣遂改端王府記室未幾感會龍
飛遂揆序云

吳興向氏欽聖后族也家富而儉不中節至於屋漏

亦不整治列盆盎以承之有三子常訪名於客長

曰渙次日汗曰午

古水字也

父不以為疑也他日有連

呼其名曰渙汗水方悟為戲已又胡衛道三子孟

曰寬仲曰定季曰宥

音蕩

蓋悉從心其後悼亡妻俾

友人作志書曰夫人生三子寬定宥讀者為之掩

鼻蓋當時不悟為語病也寬後為京僉宥則多收

古物其子公明悉獻之賈師憲得一官以贓敗

甲戌咸淳十年三月二十日丁酉賈似道母秦齊兩

國賢壽夫人胡氏薨特輟視朝五日賜水銀龍腦

各五百兩聲鐘五百杵特贈秦齊國賢壽休叔莊
穆夫人擇日車駕幸臨奠差內侍鄧惟善主管勅
葬特賜謚柔正遂特起復仍舊職任仰執政侍從
詣府勸勉就圖葬於湖山且以令帥漕州司相視
展拓集芳園仁壽寺基營建治葬於內藏庫支賜
賻贈銀絹四千疋兩又令戶部特賜賻贈銀絹二
千疋兩皇太后殿又支賜賻贈銀絹四千兩又令
帥漕兩司應辦葬仍存胡夫人在日請給人從又
賜功德寺額爲賢壽慈慶以雍熙寺改賜永免科
役似道皆辭之執政侍從兩省臺諫皆乞勉留元
臣遂降詔賈似道起復大傅平章軍國重事似道
八疏控辭皆不允又令兩司建造賜第於城中初
擇六月初九日安厝以急於入覲遂令趨前於五
月九日安厝又令有司於出殯日特依一品例給
鹵簿鼓吹仍屢差都司劉黻李珪梅應發致祭併
趨赴闕於出殯日特輟視朝一日又差樞密章鑑
察官陳過前往勉諭回朝又命浙漕及紹興府守
臣辦集船隻祇備師相回闕又命有司照禮例候

師相回朝日百官合郊迎又依所奏將紹興府公使庫徑行撥賜又令內臣梁大原賜銀合香藥又令兩司踏逐建造賜第凡九處楊府清隱園李府家廟夏府中酒庫十官宅大王宮舊秀王府舊景獻帝府御厨營又命福王諭旨趣之至五月二十二日始過江還湖曲私第至六月盡百日之制復以疾作給朝參等假十日展轉遲回至七月初八日度宗違和求草澤放死罪初九日宣遺詔十一日除王燾左丞相童鑑右丞相大史選用來年正月二十三日起攢二月初三日發引三月十三日掩攢至十二月十四日北軍透渡遂改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攢二十八日發引總護使改差童右相降制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依舊起復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凡自三月二十日至七月度宗升遐賈相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如此三閱月內外不安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透渡自此喪亂相尋無復可爲矣悲哉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賈平章似道督府出師時平章

愛將已有叛去者賈聞之氣大餒臨行與殿帥韓
震京尹曾淵子約曰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
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
可入關以圖興復且留其二子於震家使倉卒可
以隨駕時省吏翁應龍實知其謀至二月二十日
督府潰師於魯港應龍得罪下獄翁謂曾尹曰平
章出師時分付安撫道甚麼來如今却來罪應龍
何也於是淵子語塞而震亦不自安會似道以蠟
書至韓趣爲遷避其間有云但得趙家一點血却

有興復之望震得之卽具申狀親携蠟書白堂白

臺陳丞相宜中遂奏之太子宫中爲之震動時都

民戚里宮寺往往皆欲苟安疑

或據
楮曰

之爲賊宜中

本爲似道所引至是與編修官潘希聖謀一反賈

政專以圖守爲說震不察其意乃堅持遷避之策

三月朔日宜中召震會議於第五府先已差天府

增級顧信等數人以擬之及震至門闔以鐵搗擊

其首韓曰相公不當如此陳荅曰此奉聖旨韓猶

以坐椅格之遂折其足脛而斃之遂自後門輦出

揭其首於朝天門省吏劉應韶卽以黃榜自窓楹
中遁出張掛慰諭一行將士謂罪止其首亟命彭
之才統其軍馬其隨行親兵賜銀二萬兩十八官會
三萬貫各補兩官殿步馬司制領將官等并諸軍
官吏共特賜十八官會一百萬貫制領將官各轉
兩官其日坐中惟文及翁僉書及曾淵子在焉淵
子固嘗領遷避之謀聞變面無人色繼而得免而
出自慶再生行至通衢復有呼召倉忙而入自分
必死口噤幾不能言及至乃處分他事耳劉應韶

以衢倅賞之顧信補承信郎繼而潘希聖入察行
且登用未幾疽發於是見韓在左右不數日而殂
身後以從官賞之潘字養蒙永嘉人及北軍旣入
宜中乃挾二王航海而去然則賈韓之謀是非果
如何耶後之秉筆削者當有以任其責乎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君
皆以日易月行之旣久無以爲非者唯孝宗皇帝
獨行之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嘗書其事
甚略今據當時始末于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

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嘗論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
晉武孝文實行三年之服自不妨聽政丞相周必
大入奏上服纓經嗚咽流涕奏及喪服指揮上曰
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
止是宮中深衣練冠上曰當時羣臣不能順其美
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竟行謂王太后之喪必大奏記得
亦是不能行上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
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羣臣遵易月之
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

初祥之服臣等不勝憂惶乞俯從禮制上流涕曰
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商量既而必大有
奏禮官苴蘇三年恐難行於外庭今祥禫在邇乞
付外施行樞密施師點奏曰百日之制其實不可
行正禫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自所見必大奏陛
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陋晉羣臣不能
成武帝之美所以銳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
此上曰朕正欲稍拯千餘載之弊會勅令所刪定
官沈清臣論對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

合上意知閣張焜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
如初久之焜又云簡徑奏事上曰令勿却已而甚
久之焜前奏恐嫉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
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年閔廢今不枉矣於是上
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
不大細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行三年之喪均是
布衣何細也且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而羣
臣不能將順政 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
萬世矣至卒哭 迎祔太廟內批朕昨降指揮欲
緣經三年緣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
內殿雖有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
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
是徑行三年之服焉

癸辛雜識前集終

